

女神挖的
恋爱陷阱就算跪着
也要跳下去!

往人情深处 恋爱陷阱

文/苏离苦

陷阱已经挖好，你别跳！
你看着办！

可程咬金们
却不依了
你喜欢他
不就是因为吗？

插座想找个合适的
对象挺困难
耗时长和第一眼就看对上了呢

所以谁也没有办法一见钟情？

众小编发扬八卦精神，
墙角处听到了女主的血泪控诉

本姑娘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
怎么一个失误就上了你的贼船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傲娇恋爱陷阱 / 桥舒芸著. —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8937-2

I . ①傲… II . ①桥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4416 号

书名	傲娇恋爱陷阱
作者	桥舒芸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天下同萌工作室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丽
文字编辑	孙逊 张丽君
责任监制	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经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数	225 千字
印张	10
版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,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937-2
定价	2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校女恋愛陷阱



第一章
不堪回首的初识 / 001

第二章
我还有要改进的地方吗 / 021

第三章
恋爱是甜的 / 039

第四章
难以释怀的过往 / 066

第五章
谢婧的小心思 / 085

第六章
幼稚的陆时照 / 103

第七章
危险原来这么近 / 127

第八章
脖子上的刀疤，心上的伤痕 / 148

伪女系 恋爱陷阱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|-----|
| 第九章 | / | 179 |
| 陆怜晨的回归 | | |
| 第十章 | / | 208 |
| 纠缠不清的是非 | | |
| 第十一章 | / | 226 |
| 只是替身吗 | | |
| 第十二章 | / | 238 |
| 意料之外的孩子 | | |
| 第十三章 | / | 258 |
| 我们结婚吧 | | |
| 第十四章 | / | 278 |
| 有血缘的陌生人 | | |
| 第十五章 | / | 295 |
| 生活很美好 | | |
| 番外 | / | 309 |
| 幸福的定义 | | |





第一章
不堪回首的初识



谢一觉得自己最近的运气不是非常好，前几天拿着热乎乎的驾照去4S店提了车，结果刚出门就发生了刮擦。昨天才把车取回来，今天在路边停车的时候，不小心又跟一辆车撞上了。她扫了眼旁边跟她的车“亲密接触”的银灰色阿斯顿马丁，觉得事情有点大条。

所幸车主并不是她想象中戴着大粗金链子的土豪，她只在路边站了一会儿，便听见身后一阵不疾不徐的脚步声响起，然后是一道陌生年轻的声音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谢一微窘，转过头，见一个高个儿年轻男人手里提着一盒提拉米苏。

男人一双俊俏的凤眼，在日光照耀下更显生动。在对上谢一视线的那一刻，男人表情微怔，眼底里像闪过一丝讶然，随即他醒过神来，调整了表情，但仍旧一言不发地看着谢一，一点不像被肇事方的样子，这倒让谢一尴尬了一下。谢一指指他车门上明显的两道划痕，跟他谈起赔偿事项。

但凡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，只可惜对方注意力显然有些不集中。谢一发现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自己，不由得尴尬地甩了甩微卷的长发，然后看了看腕表，眼底里透出些不耐烦，但终究因为自己是肇事方，只能好脾气地等着对方的反应。

男人笑了笑，却也不与她纠缠赔偿的问题，只大略扫了一眼她车上的临时牌照，然后含笑道：“新手？”

谢一一愣，刚才匆匆一瞥只觉得他眼睛长得好看，现在仔细一看才发现他整体气质也很好，虽然只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衬衫，下面配着一条卡其色休闲西装裤，但仍掩不住他与生俱来的骄矜。

看着他颊边因微笑而浮现的两个酒窝，谢一有些不自然地撇开头去，然后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默默在心里鄙视了一下自己：这么多年了，对有酒窝的帅哥，免疫力依然这么低下！

“算了吧。”不料对方忽然来了这么一句。谢一有些愕然地看向他，然后又看看那两道刺眼的刮痕，不由得咋舌：“算……算了？”

男人笑得非常友好，却仍然拿出手机问她的姓名号码。谢一只当他先前

故作大方，但想到时间紧迫，而且就算他事后再来索赔，也有保险公司顶着，再不济，就走法律途径，便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码统统报给了他，然后匆匆上了车。

发动车子前，谢一还是探出身子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喂，我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，如果你考虑好了赔偿金，麻烦一次性告诉我。”

虽然紧赶慢赶，但谢一还是迟到了十分钟。相亲约的地点是一家装修别致，充满古韵的茶楼。因为两人是第一次见面，所以并没有把座位定在相对私密的包厢，而是在靠近窗口的一个雅座，倒也安静雅致。

谢一落座的时候，敏锐地发现对方眉峰轻拧，指节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着，已然有了不耐烦的神色。

“陆先生，”她开口，带着歉意，“不好意思，刚才路上出了点意外。”

陆庭川抬起头，一身烟灰色商务正装让他看上去更加严肃稳重，他的声音沉沉：“谢小姐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时间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有多么重要。”

他墨玉般的双眼闲适地看着她，却让她莫名有了一种压迫感，铁面商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谢一再次跟他郑重道歉，心里已经有了大致的想法。刚刚见面，她就踢到了他的铁板，这次相亲估计黄了。

短暂的交谈之后，是谢一首先提出了离开。两人对彼此的态度都心知肚明，对于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多少意外。只是在离开之前，陆庭川还是叫住了她。

“谢小姐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。”

谢一挑了挑眉。

“暂时不要让长辈知道这个结果。”陆庭川说道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当然，如果不方便，你也可以拒绝。”

他摊摊手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表情冷静得仿佛在谈一宗生意。谢一想了想，轻松道：“刚好，我最近也没有相亲的心情。”

在茶楼门口分手的时候，陆庭川礼貌地表示要送她回去，被谢一婉拒，便也不再多言，头也不回地朝马路对面走去。谢一最后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

转身往泊车区走去。

陆庭川上车的时候，陆时照正交叠着双手垫在脑后，靠着椅背听歌，目光放得很远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陆庭川伸手把周杰伦的《星晴》关了，哼了一句：“心情不错？”

陆时照别有意味地笑了笑没有理他，又开了音乐，然后对着车上的后视镜照了照，扒拉了一下额前的短发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一边发动车子一边问他：“今天的女孩子怎么样？”

陆庭川想了想，只想起谢一垂着脸的样子，随口答了一句：“就那样。”

“那样是哪样？”陆时照说道，“妈特意派我跟着你，就是为了让我探探你的口风，你可别让我交不了差！”

陆庭川淡淡道：“你就当我觉得她还不错吧。”

陆时照：“……”

默了一会儿，陆庭川转了话题：“对了，你的车怎么回事？”

陆时照知他在说那几道划痕，“嗯”了一声才道：“刚才被个新手刮了。”说完，想到些什么，他嘴角扬起一丝笑意。

陆庭川没注意到他这点变化，只是垂着眼“嗯”了一声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道：“正好趁这个机会，你把车换了。”

陆时照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，只见他面色严肃不像是玩笑，只好承诺道：“行，我待会儿就换。”

陆庭川整个人靠在椅背上，闻言揉了揉眉心：“换辆低调的，爸还有几年就退休了，到时候随你开什么车。”

把陆庭川送去公司，陆时照径直回了水尚名都。进门捞起被他扔在沙发上的平板，开机登录 MSN，上面已经收到几条信息，都来自同一个人——陆怜晨。

陆怜晨在线，陆时照发了一个“抱抱”的表情过去，说了一句：“怜晨。”

那头陆怜晨很快发起视频聊天，陆时照点了“接受”。陆怜晨刚练完瑜伽，扎着马尾，所有的散发都用发箍往后固定，露出一张精致的小脸。

“阿时哥哥，你怎么才上线，我这里已经快十二点了。”她嘟着嘴，可爱地埋怨。

陆时照拿过刚才的提拉米苏，放在摄像头前，然后说道：“生日快乐，你最爱的提拉米苏。”

谢一在车上接到了妈妈温碧珠的电话，开门见山地问她相亲的结果。谢一看前面的路况，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，直说现在不方便打电话。

温碧珠闻言，让她直接回家。

谢一回到家中是下午一点多，太阳最好的时候。别墅的大门自动打开，车子穿过草地中央的大道，一阵嬉笑声从窗外传来。谢一闻声看去，只见妹妹谢婧穿着一件波西米亚风的裙子，赤脚站在嫩绿的草地上，手里举着一根水管，正在跟工人们一起往草地各处喷水。飞溅的水柱在她的头顶凝聚起一道漂亮的小彩虹。

“姐，你回来啦！”见到谢一的车子，谢婧把水管交给附近的一名工人，然后提着裙摆向她跑来。谢一停好车子，谢婧已经跑到了她面前，笑嘻嘻地问她，“姐，那个陆庭川怎么样？是不是像传说中的一样，又高又帅？他喜欢你吗？你喜欢他吗？”

谢婧问了好多问题，谢一只是笑笑没有答话，直接往大厅走去。

大厅的地砖光可鉴人，靠近楼梯处摆放了一架白色钢琴。谢一视线转了一圈，正好看见妈妈从二楼的起居室下来，在她的注视下坐在了落地窗边的秋千藤椅上。

谢婧已经跑过去坐在温碧珠身边，笑眯眯地给她揉揉肩膀捶捶背，逗得温碧珠满脸笑意。

佣人上了红茶，谢一在温碧珠对面坐下。温碧珠脸上的笑容敛了敛，此时谢婧忽然开口道：“妈妈，刚才我问姐姐陆庭川怎么样，她都不肯告诉我，她一定害羞了！”语气娇嗔。

温碧珠屈指敲了敲谢婧的额头，让她离开，谢婧吐吐舌头，飞快地跑出去了。大厅一时安静下来，只回荡着母女俩一问一答的声音，最后温碧珠问

她：“所以，你们打算试着交往？”

谢一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妈妈。”

温碧珠看了她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点了点头道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

晚上谢一没有回她的小公寓，而是住在了谢家大宅。她的房间一直有专人收拾，除了洗漱用品定期换新，其他所有摆设一直没有动过。

谢一洗完澡出来，手机指示灯正在一闪一闪。她看了看，一个是闺蜜刘晗的电话，一个是陌生来电。

她删了那个陌生号码，然后给刘晗回电。

而此时，陆时照躺在他的大床上，翻了会儿杂志，忍不住又拿出手机看看，翻出通讯记录，琢磨着要不要再打一个过去。

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关机睡觉。

有些事不能太急，不能显得他好像上赶着求人家要一样。

第二天一早，谢一下楼便听到谢婧的声音，像只快乐的百灵鸟。她捧着一束茉莉花跑到谢一面前，弯着眉眼道：“姐姐，有人给你送花哦，你猜是谁？”

温碧珠与谢清让正在餐厅吃早饭，谢一一边往餐厅走去，一边不在意地问道：“谁送的？”

她与父母打了个招呼便在餐桌旁坐下。谢清让应酬很多，今天难得在家，见状摆出一副严父的样子，对着还缠在谢一身边叽叽喳喳的小女儿道：“小婧，不要打扰你姐姐。”

谢婧可爱地吐了吐舌头在谢一身边坐下，然后抽出插在花中央的卡片摊在她面前道：“是陆庭川送的。”

是昨天的相亲对象，不过可惜，睡了一觉谢一有些想不起他的样子，只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温碧珠见女儿反应不大，只当她不好意思，便对谢婧道：“小婧，别打趣你姐姐了。”

谢婧轻哼了一声，贴在谢一身边道：“姐姐，你不喜欢这束花吗？”

谢一不想她再纠缠下去，只好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喜欢的。”

谢婧很开心，指尖摸着漂亮的小花瓣，有些爱不释手的样子。她想了想，然后自然而然地跟谢一撒娇：“姐，我也觉得这束花好漂亮，你分我半束好不好？”

谢一舀粥的手一顿，默了一会儿说道：“你喜欢就都送你好。”

“谢谢姐姐！”

吃过早饭后，谢一提出要走，家里都已经习惯她住在外面，没人留她，只谢清让她出门前叮嘱她开车小心。

与刘晗约好今天在时代广场见面，谢一准备驱车过去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陆庭川打来的，寒暄了两句，问她喜不喜欢今天的花。

“如果不喜，你可以告诉我喜欢什么，我让秘书去买。”他直截了当地说道。

他倒是坦白，谢一腹诽了一句，然后礼貌地表示她很喜欢，并且再次跟他表示感谢。

“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麻烦，”谢一想了想说道，“我是说，反正我们只是做做样子，而且，我也不住家里。”

陆庭川的电话挂下没多久，放在车上的手机再一次响起来。

是个陌生号码。

谢一不接，电话响了一阵便安静了下来。

到了时代广场停车处，谢一刚泊好车，便看见刘晗撑着一把大花遮阳伞，站在阴凉处跟她挥手。谢一小跑过去，有些嫌弃地看着她夸张的装束，戳戳她握着伞柄的细白小手：“春天，打什么伞！”

“护肤不分季节。”刘晗笑着回了一句，然后拖着她进了大厦。

两人在一家咖啡厅坐了下来，侍者离开之后，刘晗开口就问她的相亲遭遇。对于昨天的相亲，谢一真是没什么好说，百无聊赖地搅着小匙，随口道：“就那样呗。”

刘晗看她的脸色便知道她没有动心，托着腮帮子道：“这么好的条件都看不上，那你想找什么样的？”说完，她扫了谢一一眼，继续说下去，“是不是要星眸剑眉，风趣幽默，最好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嗯……最好还是学术的！”

谢一气恼：“八百年前的事了，瞎说什么呢！”

又闲聊了一阵，谢一便与刘晗分开了，直接驱车回了自己的公寓。这套公寓是她去年五月硕士毕业时买的，位于市中心繁华地段，离她上班的地方也近。

钟点工已经来打扫过，谢一给自己煮了一碗冰糖雪梨，便拿出电脑整理入党学生名单。她本专业学的是生物工程，毕业后没有去谢氏实业，而是留校做了辅导员。

整理完名单和明天的例会内容后，谢一上网刷微博，一眼就看到谢婧的微博更新了，写了几句特文艺的话，配图是一束眼熟的茉莉花。谢婧在学校里也是女神级别，微博下面已经有了不少评论。

“好漂亮的花！”

“女神早安！”

“原来女神喜欢茉莉”后面配了一个星星眼的表情。

谢一突然觉得没意思，想了想又输入“沈承淮”三个字，点了搜索。

很快就有了结果，谢一点进那个加黄V的号，上面唯一一条微博是去年发的，内容还是更新客户端。但这条唯一的微博下面还是写满了评论，都是女粉丝情真意切的关怀。

真是没意思透了！

陆时照还是很关心大哥的终身大事的。完成一天的工作后，陆时照就来到陆庭川的办公室，跟他交流完公事之后，就开始问相亲的事情。

陆庭川揉着眉心，一副很烦的样子：“如果你是代表妈过来的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今天的进展是她收下了我送的花。”

陆时照觉得他挺没意思的，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连相亲都按部就班毫无新意。他叠起腿开始教育自己的大哥：“你不能像对待合同一样对待女孩子。”说完，他起身往休息室走，随口道，“借你的洗手间冲个澡。”

陆时照洗完澡出来，陆庭川已经离开了办公室。陆时照晃了一圈就一边拿出手机划拉，一边往门外走去。迎面碰上一个职工，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小陆总。陆时照点点头，继续看手机，然后俊朗的眉头渐渐皱起。

她居然还是没有回电！

陆时照觉得有些挫败。

但他做事一向不喜欢半途而废，于是再次拨出了那个号码。

谢一正在看电影，屏幕上刚好放到主人公用一块巨石拍照，她不由得笑出了声，然后手机就响了。还是陌生来电，号码有点眼熟。

谢一滑了“接听”，同时点了“暂停”，清了清嗓子道：“你好。”

陆时照听她声音愉悦，也跟着弯起了嘴角：“你好，谢小姐。”

谢一愣了愣：“请问你是……”

陆时照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昨天谢小姐的车……”他没说下去，只笑着说了一句，“谢小姐不会忘记了吧。”他控制了自己的语气，既不显得过于急切，也不显得太过散漫。

谢一抓了抓头发，想起昨天的事，心道对方动作倒不算慢，这么快就想好了索赔，于是干脆道：“先生，关于赔偿，我……”

“我们见面再谈吧。”陆时照适时截下她的话，谢一不明所以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陆时照又道，“我是说电话里说不清楚。”

谢一默了默，点头同意，跟他约好地方后便挂了电话。

电话里说不清楚，真是呵呵……

陆时照打完电话后心情很好，一边松着领带一边大步往电梯走去，没抑制住飞扬的心情，随手把手机高高抛起，不想迎面走来一行人合力搬着一只大鱼缸。陆时照潇洒地闪身一让，扑通一声，手机华丽丽地掉进了鱼缸。

谢一隔天去赴约的时候叫上了刘晗，刘晗虽然不认为一个开阿斯顿马丁

的帅哥会对她有非分之想，但为了好友的人身安全，还是跟着一块儿过去了。

见面的地点是谢一定的，在一家粤菜馆。刘晗没有跟着上楼，而是待在车里随时待命。谢一在位子上坐下的时候，陆时照已经到了一会儿，谢一对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楼下挺难停车的。”

陆时照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长风衣，闻言友好地笑了笑表示理解。谢一坐下不久，菜已经陆续上齐，是陆时照点的。他看向谢一，又询问她的意见：“没问题吧？”

谢一本来就不是为了吃饭而来，自然摇头。不等陆时照再次开口，她便单刀直入：“先生，我可以看看保险公司的单子吗？”

“我叫陆时照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是说我叫陆时照，神州大陆的陆，时和岁丰的时，雷峰夕照的照。”陆时照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定定地看着谢一，“你可以叫我的名字。”

谢一觉得自己最近认识姓陆的人有点多。她点了点头表示明白：“陆先生你好。”然后继续刚才的话题，“可以给我看一下保险公司的单子吗？”

陆时照将单子给她，又与她说了几句，只说划痕只是小意思，言语之间并没有谢一预想中的轻浮，倒让她放下心来。

将单子还给陆时照，谢一正要开口，陆时照已经抢先一步：“事实上，今天约你出来并不是为了赔偿。”他说话时，颊边的酒窝时隐时现。

谢一好奇，刚才的接触让她发现对方并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的酒窝让她产生莫名的好感。

陆时照继续道：“也许，我们能做个朋友。”

谢一把产生的好感收起来，有些好笑地看向他：“朋友？”

陆时照点了点头。

谢一拿起放在一旁的包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道：“陆先生，我想您搞错了。我不喜欢随便和异性交朋友。”说完，她转身就走。

陆时照一愣，好像事情没有按照他的剧本发展？

他扔下钱买单，飞快地跟出去。粤菜馆现在食客并不多，他很快就在靠近泊车区的地方发现了谢一的身影，忙追过去拦住她道：“谢小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两人站在一个巨大的圆形雕刻下面，所以车里的刘晗并不能看到这边的情形。谢一绷着脸一声不吭，转身又要往回走，却被陆时照拉住手腕：“你听我说！”

“陆先生，麻烦你自重好吗？”她话音刚落，只见对方忽然向她扑来。

“啊！”

“小心！”

她的尖叫与他的声音同时响起，几乎同一瞬间，旁边圆形石雕里的喷泉一跃而起，冰凉的水柱自头顶浇下。

谢一感觉自己被人从身后护住，一个温热的胸膛贴在她背上……

也许是白天的拥抱拨动了脑中的某根弦，当晚，谢一少见地梦见了很久之前的事情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幸福的一家四口一起出门为家里的小女儿庆祝生日。马路上车流滚滚，就在他们来到马路边上的时候，忽然一辆车子疾驶而来。

尖叫声起，年轻的夫妻不约而同地在关键时刻抱住小女儿退后，等到回过神来，却发现大女儿呆立在原地，脸色惨白地看着他们，原本提在手里的蛋糕糊了一地。

那年，谢一十二岁。

后来谢一二十岁的时候，有个男人在微凉的月色中，自身后抱住她，低缓悦耳的声音在她心上激起涟漪：“一一，我将拥抱你接下来全部的人生。”

我将拥抱你接下来全部的人生……

谢一辗转从床上醒来，白月光自窗帘的缝隙中飘洒进来。她坐在床上扶额，怎么会梦见那么久之前的事？喝了杯水，最后她把原因推到白天发生的

事上——

一定是被喷泉淋坏脑子了！

陆时照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刚好接到陆怜晨的电话，他看了眼墙上的挂钟，指针刚好走向深夜十一点。

“阿时哥哥。”陆怜晨今天的声音小小的，有点可怜，这让陆时照的好心情去了大半，拧紧了眉头关切道：“怜晨，怎么回事？”

陆怜晨带着哭腔：“阿时哥，我的脚扭了。”

陆时照松了口气，把擦头发的毛巾丢到一边的竹篮里，然后柔声安慰她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医生说半个月内不能跳舞，可是下周三茱莉亚的教授会过来，我没机会了。”

陆怜晨非常伤心，隔着电话，陆时照已经能听出她的失落。舞蹈是陆怜晨的生命，陆时照知道这一点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对着电话那头道：“没关系，阿时哥哥做你的观众，你就跳给哥哥一个人看。”

他的声音带着融融暖意，有着安定人心的力量。果然，电话那头的陆怜晨轻笑出声：“阿时哥，你真讨厌……”

次日一早，谢一出门上班，坐电梯的时候想到自己是否应该给陆时照打个电话致谢，毕竟昨天在水倾盆而下的时候，人家第一时间护住了她，尽管并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。

这个想法在她脑袋里盘桓了一会儿，她还是做不出决定，便将想法搁置一旁。

谢一把早上的工作整理完毕，打开工作邮箱的时候除了手下各个学生干部的工作反馈，还发现了一封匿名邮件。

最近学校里在推优秀学生干部，谢一直觉认为这封邮件跟这件事有关，点开一看，果然不出她所料。邮件详细列出了某位高人气学生干部的黑历史，直指对方两面三刀，前后不一。